

文化小考

# 关公《辞曹书》新解

告辞，而奔刘备于袁军”。就是说，关公在曹营的半年时间，曹操为收揽关公，礼遇甚厚，其后关公“奔刘备”没有不告而别，而是出于礼节拜书告辞。这里的“拜书”，指的就是关公写给曹操的《辞曹书》：“窃以日在天之上，心在人之内。日在天之上普照万方，心在人之内以表丹诚。丹诚者，信义也。某昔受降之日有言曰：主亡则死，主存则归。新受曹公之宠顾，久蒙刘主之恩光。丞相新恩，刘公旧义。恩有所报，义无所断。今主之耗某已知，望形立，相觅迹。求功刺颜良于白马，诛文丑于南坡，丞相厚恩满有所报，每留所赐之物尽在府库封缄，伏望台慈，俯垂鉴照。关某顿首再拜丞相府下。”

可以说，在这段真情实意的表述中，“主亡则死，主存则归”，既是《辞曹书》的重点句和关键词，也是关公离开曹营千里寻兄的主要起因和动力。

而想不到的是，在一些庙宇陈列的《关王辞曹书》碑刻中，让人为之动容的“主亡则死”关键词，变成了“主亡则辅”表述语。一字之差，大相径庭，寓意完全不同，让我们在研判史料中明辨真伪。

虽然正史《三国志》中没有“主亡则死”的词语记载，但给了一定的铺垫。《三国志·关羽传》记载，关公对张辽说：“吾极知曹公待我厚，然吾受刘将军厚恩，誓以共死，不可背之。”

《三国演义》第二十五回记载，张辽问及关公：“倘玄德已弃世，公何所归乎？”时，关公明确回答：“愿从于地下。”第二十六回记载，当袁绍部下南阳陈震告诉关公刘备下落时，陈震曰：“倘曹操

不允，为之奈何？”关公曰：“吾宁死，岂肯久留于此？”

《三国志平话》版属于宋元时期成书的“讲史”话本，则有明确记载：“某昔受降之日有言曰：主亡则死，主存则从。”

清代康熙版和民国版《许州志·辞曹操书》和康熙年间卢湛主编的《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卷二翰墨考·又致曹书》文献中，也有“某昔受降之日有言曰：主亡则死，主存则归”等表述。

更有清乾隆年间河东解州知州张镇主编的《解梁关帝志卷二·辞曹操书考辨》，同样载有审慎之语：“予阅其文词古雅者存之，其有一书云：主亡则辅，主存则归，二语不似当日口吻，盖操以假仁假义收揽英雄，而窈窕汉鼎之心早为帝所识破。若如此书与对张辽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言，大相悬绝，且其辞鄙俚，绝非汉文气习，故世虽艳称之，而予不为之登焉。”

这段话意思是，“我阅读到一些文辞古朴典雅的文章时就予以保存，其中有一文书提到‘主亡则辅，主存则归’，这两句话不像是当时人物应有的语气。曹操总是以虚伪的仁义收揽英雄，而他伺机窃取汉室江山的野心早已被帝王（意指关公）所识破。如果真有这样一封信，它将与关公当年对张辽所说的‘我深受刘将军厚恩，誓与共死，绝不背弃’相比，相差甚远。况且这封信语言粗俗浅陋，完全不符合汉代文章的风格和气质。因此，尽管世人对此文传颂不已，而我并不认可它的真实性，也拒绝将其收录”。

再者，我们从“主亡则辅”字义上考辨，“辅”应为辅佐、辅助、协助之意。这封

信是关公在曹营针对曹操恳切期望他能留下来辅助自己，专门写给曹操看的，在这种特定场合和环境，辅助、协助君主不言而喻。而后世有人把“主亡则辅”解读为倘若刘备若亡，关公则要辅佐刘备儿子刘禅复兴汉室，这种说法岂不是牵强附会、天方夜谭。

从世俗常情上分析，关公感恩曹操对他的知遇之恩，已“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”“立效以报曹公，然后去耳”，并有言在先“宁死不背其主”“常怀去心”“吾终不留”。倘若主公（刘备）亡，他愿以死相随；倘若主公尚在，他必寻兄归附。这一表述，无疑代表着关公真实的道德思想和精神品格；践行着关公对刘备矢志不渝的赤胆忠诚和生死与共的“桃园”承诺；彰显着关公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大丈夫精神的核心内涵和精神定力。关公“桃园盟誓”“降汉不降曹”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及《关公风雨竹》等经典之传，不容歪曲和玷污。

由此讲，“主亡则辅”一词，不论从汉代语言文风、世俗常情，还是从关公与刘备“誓以共死，不可背之”的情感渊源，都一定不会出自关公之语，应为明清时期刻碑人的一时笔误或疏忽，或为后世者的艺术加工、杜撰。

《关王辞曹书》古碑刻的文物价值，不仅在于文字记录，更在于它承载着历史、艺术、文化与社会深层内涵。文物保护和修复的基本原则是保持历史真实性和完整性，因此，我们以追求历史真实性为宗旨对碑刻进行研判，才是对文物的有效保护和利用。

□关新刚

关公《辞曹书》，事发于东汉建安五年（200年）春。曹操东征徐州，下邳之战中刘备兵败，三兄弟失散，关公被困土山。为保全甘、糜二位皇嫂，关公无奈身降曹营。后得知刘备下落，关公决意辞曹寻兄。曹操不舍，避而不见，关公遂写下《辞曹书》，表明归兄之行去意已决。其后，关公封金挂印，瀾陵挑袍，过关斩将，千里寻兄，终与刘备、张飞古城相会。

据《武帝纪》《先主传》和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建安五年春，正月，曹操“进拔下邳，禽关羽”。夏，四月，“羽杀颜良，操知其必去，重加赏赐。羽尽封其所赐，拜书

## 品鉴

# 大美之文 千古奇篇

## ——柳宗元《晋问》赏读

□祁世坤

一代文宗柳宗元，是运城推向全国的重要历史文化名人之一。《晋问》是柳宗元文集中洋洋三千大言的唯一长篇，恰逢全民阅读活动周活动，笔者推荐这一美文奇篇，以求与众共为赏读。

### 文属七体

《晋问》属于问对体，一问一答式。古代有一种特殊的文体，称为“七体”或“七”，首创是西汉文景时期的枚乘，代表作是《七发》，结构是由七段文字描写七件事的问答，成为辞赋的一种独特文体，后世模仿者众多。明人徐师曾说“按七者，文章之一体也，词虽八首，而问对凡七，故谓之七，则七者，问对之别名”。

清人林纾说，“《晋问》者，仿枚乘《七发》，不云七问者，避其名也”。我们不妨把《晋问》同《七发》作比较，《七发》是吴客问楚太子疾，用七件事来启发太子，意指腐朽的生活方式是其身心衰退的真正原因，第七段振奋太子精神，第八段令太子猛醒。《晋问》，则以吴子问柳先生晋之掌故开始，讲了七件事，皆为利民之说，第八段尧之遗风，才说到要点，即“民利，民自利”的主题。正如明人吴纳所言，柳宗元具有独创性，不落他人窠臼，决然不同于以往的七类之文，其《晋问》不以七定名，许是有意避之，然已足见功夫。

### 创作缘起

《晋问》由散赋和散论结合而成，文体新鲜别致，更在于它的“永州对”，借吴武陵之问，柳子对答。柳宗元南贬永州后，中断了他原来担任礼部员外郎时的

《贞符》写作。后来，至交吴武陵也被流放永州，见到柳宗元后非常恳切地劝他完成《贞符》创作，坚持正道真理，为子孙后代作出表率。

吴武陵是在柳子南贬永州的第四年贬谪到永州的，这在柳宗元年谱里有载。柳宗元与吴武陵高谈阔论，《晋问》之文借吴子之问，柳子作答，无疑也是这一时期完成的大作。显然成文有着他们二人的议论内容，写作却是柳子的蓄意安排。柳子另有深意，一意要致达君王，用《晋问》之晋，就晋国掌故娓娓道来，最终归到“举晋国之风以一诸天下，如斯而已矣”！奇还奇在，《晋问》在他应是“晋对”，因为问者是吴武陵。看来他是有意突出吴子，有吴子的设问，宗元才有了对答。《晋问》者，又如他的《天对》，是他对屈原《天问》而作的千年之对。就此《晋问》宏图大旨，显然已远远超出一般七体文了。

### 大美之文

《晋问》堪称大美之文，主要是此文前部六段那些对晋国山河形胜、物产民情的描绘。这部分采用散赋形式，写得神采飞扬，大开大阖，韵味隽永，激情昂扬，所以人们又把此部分视为柳子的河东情结。

柳宗元从政期间，就有着浓烈的乡愁，在《送孤独申叔侍亲往河东序》就有表述：“河东，古吾土也。”如果说，这是他思乡的序曲，那么，《晋问》就是其河东情结的激情倾泻。此时，南贬的柳宗元回朝无望，其情如诉，其心如焚。《晋问》就是他乡愁的诗意表达，其情溢于言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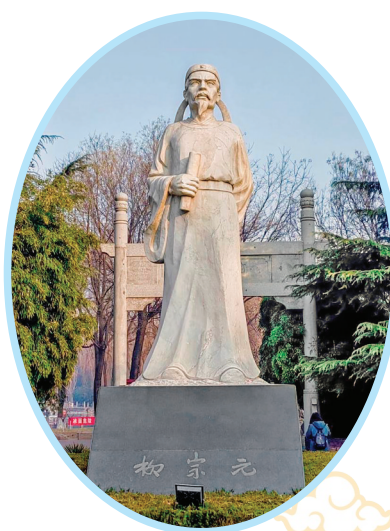
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，柳宗元与韩愈并称“韩柳”。唐代古文运动

推崇三代两汉之文，历史上把夏商周称为三代，其文主要是先秦散文。古文运动针对的是六朝浮艳文风，又称淫巧文风。这六朝是指三国时期的吴、东晋和南朝的宋、齐、梁、陈。六朝时期，官方文学正体的骈体文轻浮华丽，泛滥成灾，束缚了文人士子的创造才能。古文运动主张从主旨到文体、文风和文字都要改变，至于六朝文学，干脆保留不得，因此虽然打着复古的旗号，却是全面的革新和创造。其中，韩愈提出“文以载道”，柳宗元提出“文者以明道”。

历史上向有“韩柳文章李杜诗”之说，柳宗元的文章无可挑剔。他说“宗元无所不能，唯好写文章”“颇以文墨自慰，漱涤万物，牢笼百态，而无所避之”。这意思是他喜欢用文章来宽慰自己，如同用清水冲洗万物的尘垢，逼真地描摹它们的千姿百态，对此没有任何的顾虑和忌讳，也当是他的自信。韩愈盛赞柳文“雄深健雅，似司马子长，崔蔡不足多也”，是说他才高名盖一时，文章像太史公司马迁，至于西汉大文学家的崔骞和蔡邕的汉赋大作，也比不上他。

### 文质并重

明代茅坤编辑《唐宋八大家文抄》，以韩柳居首，始有八家之称，却对《晋问》有所非议。清人林纾持论相反，说《晋问》“其一言山河之险固，好用奇字，时见造语之工；次言兵甲之坚利，亦不易形容，直逼汉魏赋手；又次言名马所产，抒其雄放骖荡之气，别开生面；又次言晋产木材，句段尤妙，具见体物之工；又次言河鱼之多，盐之利，更属难以著笔；终叙文公霸业，以俭让为宗，率尧之遗风，归本



王道，以文始，以质终”，说明柳文文质并重。《晋问》层层论述，前六段以散赋写其山河形胜、物产民情，文采斐然，后两大段则是散论，全然去除四六言的对偶排比句式，由晋文公的王道霸业，过渡到唐尧古风，实现由“利民”到“民利”的转换。二字倒置，其意却发生质的变化，是他“学富识远，才涌未已，其雄杰老成之风，与时增加”的必然结果。

《晋问》原本就是讲给帝王听的，以“治世方策”以求致达君王，兼具文学价值与资政意义。文章流传至今，已经1200年，历史上士子文人反复评论，京朝民间赏读玩味，亦可谓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作为河东大地走出的历史先贤，他的楷模形象在人们心中高大光辉。如今，当我们走进永济柳园、柳宗元纪念馆，总会油然而生崇敬之情。

本版责编 王捷  
 美编 荆星子 校对 薛丽娟  
 E-mail: ycw bwh@126.com